

血掌魔影系列之(二)

奇劍童子功

台灣●古龍著



功子童劍奇

台灣 古龍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黑)新登字第1号

责任编辑： 由夫

封面设计： 永胜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179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制版 北京经纬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 印张 75 · 插页 10

字数：1465,000

1995年8月第一版 1995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7—207—02917—9/I·336

1—2辑全套定价：74.80元 本册 14.80元

《内容提要》

江湖闻名的奇剑，是以他奇妙的剑法以极绝顶的童子功来铲除恶魔。

然尔这些邪恶之人穿着最华贵的衣服，杀武林最高的人，玩弄最美丽的女人，把侠客的义士变成残忍的魔鬼，让这些良家少女脱光衣服跳舞……心里才感到一点刺激。

每天他们怀里都抱着天下最美的少女，但时时刻刻防备别人来杀他。

此书故事情节善于悬念，伏笔等手法情节迷离引人入胜，是一代武侠小说巨匠，古龙先生又一部精心力作。

奇剑童子功

目 录

第一章	神童与裹毡的人.....	(1)
第二章	天地高人	(11)
第三章	梅花乍放	(27)
第四章	竹林七逸	(49)
第五章	黑穗剑手	(67)
第六章	武林道士	(79)
第七章	仙机武库	(94)
第八章	北风起兮.....	(113)
第九章	无双堡.....	(127)
第十章	出鞘一剑.....	(149)
第十一章	云海诡谲.....	(171)
第十二章	脂粉公子.....	(188)
第十三章	离奇古怪.....	(223)
第十四章	一场恶斗.....	(242)
第十五章	血染莫干山.....	(261)
第十六章	黄布血书.....	(289)
第十七章	百丈死谷.....	(308)
第十八章	坟场较技.....	(339)

第十九章	江湖儿女·····	(369)
第二十章	九嫁寡妇·····	(394)
第二十一章	奇变奇兵·····	(411)
第二十二章	神秘老囚·····	(434)
第二十三章	隔室斗技·····	(457)
第二十四章	可怜的魔头·····	(470)
第二十五章	棋茶棚中·····	(488)
第二十六章	焦头烂额重相逢·····	(518)
第二十七章	最难消受美人心·····	(545)
第二十八章	呼之即来·····	(562)
第二十九章	鬼哭神嚎·····	(587)
第三十章	奇人奇径·····	(606)
第三十一章	各显神通·····	(629)
第三十二章	莺燕林中飞·····	(663)
第三十三章	千钧一发·····	(685)
第三十四章	棋饶天下先·····	(706)
第三十五章	美人心英雄胆·····	(736)
第三十六章	毒师父淫徒弟·····	(759)
第三十七章	焚墓·····	(794)
第三十八章	恕海鸳鸯·····	(827)
第三十九章	孤岛隐客·····	(855)
第四十章	情难排·····	(881)
第四十一章	恨抛流水去·····	(907)
第四十二章	神棋妙谱·····	(936)
第四十三章	魂归何处·····	(961)

第一章 神童与裹毡的人

当春风吻绿了大地的时候——

杭州，以进入“香市”而繁荣起来了。

由各地赶来的佛门信士，以及寻幽探胜的骚人墨客，猎艳逐臭的纨绔子弟，在三竺六桥上肩摩踵接，热闹异常。

连不在名胜之列的第六花碑，也在这期间显得特别的活跃。

梅花碑：三教九流荟集游乐之地，街上秦楼茶馆，说书卖唱，五花八门，极尽娱乐之盛。

东街上有一家“裨圣楼”茶馆，设备优雅宽敞，雅士们闲谈之处也。

这天，从午牌起，顾客忽然蜂拥而至，把整座茶馆挤得水泄不通，但没有一人大声说话，大家都屏息静气地面对着一面直立的大棋盘，注视着盘上正在进行的一场乌鹭扑搏，听着一位白发皤皤的老人在逐子讲解战况。

原来，这老人是裨圣楼茶馆的主人，他为了吸引顾客，特地远从北京邀来当今围棋国手王超明，¹新近在梅花碑出现的一个围棋神童作授先指导棋。

名义上虽是指导棋，然而所有梅花裨的人，莫不希望着他们的神童能够把这位号称天下第一手的北方佬打垮。

战局，在激烈的进行着……

天，黑了。

灯，亮了。

棋局已至收官阶段，胜负全然不明。

每个人的心房都紧张地跳动着，眼睛瞪得大大的，焦躁地等

待着最后一刻的来临。

终于——

突然间，从楼上冲下了一个中年儒士，他站在楼梯口，高兴地大喊道：“神童黄勃黑棋以一子胜！”

全茶馆登时掌声雷动，许多人兴奋得跳了起来，年轻的互相拥抱，年老的掀须大笑，欢呼之声响彻整个梅花碑。

“好呀！神童赢了国手！神童赢了国手！”

“好厉害！才是十三岁的孩子啊！”

“不！十足年龄只有十二岁多一点！”

“哈哈！老夫早就看出此子不凡……”

“咳！此子真是天纵奇才，可惜没了爹爹……”

“吴员外，老夫赌赢了，你的香囊拿来吧！”

“慢来，慢来，咱们从长计议……”

“啊！黄勃下来了！黄勃，你过来，老夫这东西送给你！”

“还有我这个，黄勃！”

“黄勃，黄勃……”

人声沸腾中，跑出了一个眉目清秀、身穿青布中衣的小孩子。

他脸蛋儿红红的，充满着无比的兴奋，两手紧抱着一大堆古玩银器之类的奖品，一溜烟向街尾奔去。

拐入一条黑暗僻静的巷子，跑了数十丈，忽然迎面冲来四个衣裳褴褛的野孩子，他们面现恶笑，手牵手地挡住去路。

“喂！黄勃，你哪来这么多东西？分一些给我们玩玩好么？”

黄勃紧紧抱住奖品，道：“不！这是奖品，不能送给你们！”

“好呀！你这小杂种不识抬举，咱们上！”

四个孩子呐喊一声，哄然围上去，动手抢了起来。

正在此时——

“哼！”突然一声冷冰冰的低哼，由七八丈外的巷尾飘过来。

声音未落，一条红影打从孩子们的头上越过，一闪即逝。

四个正要动手抢夺的野孩子，好像碰到一阵飓风，身子被撞得跌地滚出一丈多远。黄勃眼尖，一下便看出那是常在自家附近出没的怪人——那个身裹红毡的怪人。

但他却想不通眼前这四个野孩子为何忽然倒在地上翻滚，当下也不暇细想，趁着他们还没爬起之际，连忙没命地向家里跑去。

家，到了，是巷尾一栋油漆剥蚀的破旧宅院。

此时，屋中传出来一阵琵琶声，低低的、幽幽的，凄凄切切，如吟如泣。

“唉！娘又在想爹爹了！”

黄勃举脚踢门，大声喊道：“娘，娘，快开门！”

琵琶声止，大门微启，黄勃一头钻入，欢声叫道：“娘，我赢了！我赢了！”

“哦，真的？”

门内的女人，嗓音清悦，温婉而带着一点激动。

“真的！真的！我赢了国手王超明一子！”

“哦？那太好了。过一些时候，你的名字一定会轰动全国，嗯……要是你爹爹在家……”

“娘，别想爹爹了，我恨他！”

“不！勃儿，你不能生你爹爹的气，你爹爹——”

“死了！”

“不会的，你爹爹剑术天下第一，他不会死的。”

“那么，我去找他回来！”

“嗯，过几年再说吧，你现在年纪还小，不懂事。”

“好吧，我肚子饿了……”

母子俩的话声渐小，终至不可复闻。

这时，宅院外的暗处，蓦然出现一个怪人来。

月光下，只见这人浑身紧裹着一条肮脏的红毡，头、手、脚都完全蒙住，仅在脸上开了一道狭缝，隐隐透出两股锐利无比的神光，当他移动脚步时，可以看出脚下穿着一双草鞋，脚趾瘦而干瘪。

他，仰脸对着明月，眺望半晌，忽然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悲怆、怅惘的叹息。

然后，迈着沉重的步履，一步一步朝黑暗走去。

月光，把他的身影勾在屋角上，拉得长长的，长长的……



暮秋。

重九之夜。

金陵城南的钟山上，黑压压的聚集数以千计的老少叫化子。他们静静地坐着、蹲着、躺着，似乎在等待着一个时刻的来临。

深蓝色的天幕上，上弦月升高，再升高……

蓦地，山顶上发出一声悠扬的划空长啸，跟着是雄沉而缓慢的大喊：“帮——主——驾——到——”

所有的叫化子立即爬起身，纷纷向一处地势较平广的斜坡上围过去。

斜坡草坪上，九位手执打狗棒的老叫化迎风屹立。

当中一位老叫化，年约七旬，蓬头垢面，粗眉大眼，两目精光灼灼，神威隐透；身穿一件破破烂烂的宽袖葛袍，背脊挂着酒葫芦，两手平握一支九节竹棒。此刻面现和霭的笑容，神态间洋溢着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

这时，一个身躯魁梧的中年叫化子趋前躬身禀道：“启禀帮主，本帮今夜除七长老外，各分支舵主全数到齐！”

丐帮帮主颌颌首，回顾身后八位长老，浓眉微微一皱，道：“诸位长老可知姚长老为何不来吗？”

八位长老同时摇摇头，一脸茫然之色。

中年叫化子又禀道：“帮主，弟子半个月前南来途中，曾在太原见过姚长老一面，其后姚长老就再未现过侠踪了。”

说罢，忽又趋前向帮主耳语了一阵。

丐帮帮主轻哦一声，浓眉一挺，双目突现，炯炯光芒，向全场扫视一周后，宏声发话道：“本帮每届冬季，照例由北移南，以故不得不召开大会，重新布置一番，事关本帮秘密，如有帮外人士在场，请即速离去！”

忽然，叫化子群中一阵骚动，一个面貌俊美、衣裳褴褛的少年排众而出，他从容的走到帮主面前，拱手一揖道：“小可黄勃，参见帮主。”

丐帮帮主满面惊异地打量了少年一会，道：“黄勃？闻道杭州有一个围棋神童黄勃，可是你么？”

少年凄然点头答道：“是的，小可浪迹江湖已有三载了。”

丐帮帮主脸现不解，讶然问道：“哦——你何事找我老叫化？”

黄勃道：“小可此来，乃是受姚老前辈之遗托。”

丐帮帮主登时双目圆睁，跨前一步，宏声喝道：“遗托？你说姚长老……？”

黄勃点头道：“是的，姚老前辈旬日前已在大别山归天了！”

一片惊诧喧哗声，响彻遍野。

黄勃倏觉眼前人影晃动，丐帮八位长老已围住把他围住，纷纷颤声问道：“孩子，姚长老怎么死的？”

黄勃喟然道：“旬日前，也就是上月二九过午时分，小可在大别山中发现姚老前辈仰躺在一株古松下，左肩有一道两寸长的

伤口。不过，姚老前辈好像身中巨毒，全身发黑。”

丐帮一位长老激动的踏前抓住黄勃的双臂，悲声问道：“谁下的手？”

黄勃剑一眉一皱，忍着疼痛道：“当时姚老前辈只断断续续告诉小可，杀他的是无双堡少堡主欧阳承剑，同时要求小可将七节竹棒及九老竹符一支于今晚来此交给贵帮帮主……”

黄勃说着，从身上抽出一根三尺长的竹棒和一块刻着“游遍天下，食尽四海”八个篆字的竹牌，双手递给丐帮帮主。

老叫化接过后，倏然爆发一阵惨厉的狂笑，声如洪钟，震撼四野。

“哈哈……哈哈……好极！欧阳老儿，咱们终于撕破脸了！”

又一位跛脚长老跨前一步，眼露杀机地问道：“孩子，姚长老有没有告诉你，他为何跟欧阳小子动手？”

黄勃摇头道：“没有！姚老前辈只说了那几句话就——啊不！他最后好像还说什么‘仙机、仙机’……”

八位长老个个面现悲愤，互望一眼，齐声向帮主道：“帮主，咱们要先走一步！”

话声一落，八位长老已电闪般跃出三丈开外。

丐帮帮主猛然大喝道：“长老们且慢！”

八位长老不觉一齐刹住去势。

丐帮帮主神目射焰，浩叹一声道：“各位长老都是明白人，老叫化不愿说丧气话，等此间事了，老叫化亲自去吧！”

长老们忿然道：“帮主，九老而失其一，宁不令人痛心？”

帮主沉声道：“不错！”

长老们道：“那么，帮主……？”

帮主又叹了口气，道：“唉！各长老虽然个个功夫深厚，但无

双堡仍然不是长老们贸然去得的，长老们如不愿本帮一败涂地，就请忍辱一时，老叫化总不会使长老们失望！”

八位长老悻悻地退回原位。

丐帮帮主于是转脸向黄勃道：“孩子，你如不嫌肮脏，且请留此一晚如何？”

黄勃略思片刻，摇头答道：“小可非贵帮中人，还是离开的好，只是小可离开之前，有一事想请教帮主，不知帮主可有时间？”

老叫化毫不考虑地点头道：“孩子，你尽管说好了。”

“帮主可否把当今武林知名人物为小可略举一二？”

“噫？”丐帮帮主不由重新端详了黄勃几眼，眉目间陡现一丝疑惑，沉声反问道：“孩子，你的内功看来已有十年火候，何以对武林传闻毫无所知？”

“是的，小可并非武林中人，对武技一道更是一窍不通。至于内功，乃是家父在小可六岁时传授的。”

“哦，原来如此，孩子，你听说过‘东剑西刀南拳北掌长白雪飘飞’这句话么？”

“小可偶尔也闻人道及，据说是指天下五大奇人而言，但不知这五大奇人是谁？”

“东剑欧阳克昶，即是无双堡堡主，此人剑术天下第一，已连获六次天下无双剑宝座！”

“啊，就是杀害姚老前辈的欧阳承剑之父？”

“嗯！”老叫化浓眉一挑，又道：“西刀米斯达，刀法武林无出其右！”

“南拳呢！”

“南拳人称戴笠翁，翁立，海南人，拳术傲视宇内！”

老叫化顿了一下，面露微笑道：“至于长白雪飘飞，乃是指长

白山天池峰弄雪道人，此人轻功之高无人能望其项背，这牛鼻子与我老叫化颇有交情，性嗜弈棋，曾数度提起你的名字哩！”

“帮主，您还没有说北掌是谁？”

“咳，老叫化归陶，几手鬼画符只是滥竽充数罢了！”

“啊！请恕小可有眼不识泰山之罪！”

“那里话！孩子，你还要问什么？”

“其他还有没有厉害的人物？”

“有！常在江湖走动的如竹林七逸、江南五铁、雪山百娘娘，神偷无影……这些人都是武林一流高手，不过，比起咱们五个老头儿，他们大约只能接住十招。”

“帮主，这些人中，有没有使剑的？”

“没有！”

“除了东剑欧阳克昶之外，再没有人以剑术名闻江湖了么？”

“很少了！二十年来，除非到了五年一次的黄山剑会期间，就再也没有人愿意佩剑行道江湖了！”

“啊？”

“孩子，无双堡外无剑士，如此而已！”

“啊！……”

黄勃顿时痴呆了。

“孩子，告诉老叫化，你问这些干什么？”

“帮主可曾听过黄瘦轩其人？”

“没有，他是何人？”

“是我爹爹！”

“你爹爹也是剑士？”

“是的，十年前，我爹爹离家时，声言将赴黄山始信峰夺取天下无双剑的宝座，不料竟然一去不归……”

“你爹爹剑术很高么？”

“是的。我爹爹的剑术可以把半空飞鸟斩下来。”

老叫化微微一笑。黄勃继续说道：“小可三年来各方奔走打听，方知那次黄山剑会我爹爹根本没有参与，也就是说，我爹爹在未参加黄山剑会之前，就神秘地失踪了。”

老叫化沉思半晌，忽然心头一动，急问道：“孩子，十年前你爹爹多少岁数？有何特征？”

“当时我爹爹三十二岁，平时最爱穿黄色衣衫，即使没有穿黄衫，也要套一件黄色披风。”

老叫化目射奇光，脱口呼道：“嘿！黄衫剑客！”

帮主，您说什么？”

老叫化含笑迈步到黄勃面前，伸手拍拍他的肩膀道：“孩子，老叫化现在相信你的话了。如老叫化猜的不错，十年前的确有人见过你爹爹，而且跟你爹爹动过一次手。”

黄勃惊喜得跳最起来：“啊！是谁？快告诉我！”

老叫化含笑道：“孩子，就是老叫化刚才提到的长白弄雪道人，牛鼻子十年前在开封府遇到一位穿黄衫的青年剑客，当时黄衫剑客要求与牛鼻印证一下，两个人就找了个偏僻地点打起来，拆了将近千招，黄衫剑客就不打了。”

黄勃紧张地问道：“我爹爹输了？”

老叫化摇头笑道：“不，因为黄衫剑客看出牛鼻子快要支持不住啦！”

“啊！”

黄勃开心地笑了。

老叫化面容一正，郑重地说道：“孩子，这件事是牛鼻子告诉我的，至于这位黄衫剑客是不是你爹爹，老叫化可不敢保证。”

黄勃雀跃道：“一定是的！一定是的！”

“孩子，你不妨跑趟长白，跟牛鼻子详细求证一下。”

“小可这就去！”说完匆匆抱拳一拱，便欲离去。

“别慌，孩子，长白山高险无比，而且终年积雪不消，你没有一点武功，如何上得去？”

黄勃自信满满地道：“帮主请放心，小可三年来几乎没一天不爬山哩。”

老叫化闻言颌颌首道：“好吧，老叫化要赴无双堡找欧阳老儿打架，不久也将去天池喝牛鼻子的雪花露，届时咱们再作长谈。还有，那牛鼻子为人豁达，唯独在棋盘上好胜的不得了，你如能让着点儿，包有你的好处！”

老叫化说着，又探手入怀取出刚才那块竹牌道：“孩子，这九老竹符先借给你，本帮虽已南迁，但仍有少数留驻北方，你如遇困难，可将此牌挂在胸前，自有本帮弟子听你吩咐。好，你去吧！”

黄勃拜收了竹符，朝山下疾奔而去。于是，丐帮大会开始了。于是——

不久之后，江湖上轰传着一件耸人听闻的消息：全国第一大帮丐帮帮主伏魔神丐归陶，将赴北雁荡山无双堡向天下无双剑客欧阳克昶挑战。

这两位盖世武学宗师，已足有二十年未交过手了。

第二章 天地高人

仲冬。

长白山，雪花满天飞。

奇峰，环绕着瑰丽澄碧的天池。

一座濒临百丈天池的悬崖上，一间不蔽风雪的古亭，像逸士般傲然孤立着。

亭楣上横挂一匾，书“洗心亭”三字，两边亭柱上也写着一副对联：“且将棋度日，应用酒为年。”笔力入木三分，苍劲奔放。

亭中无桌无椅，却有一棵合抱的千年桧树头，其上画着纵横十九路的格子，上面放着两个圆形木盒，地上积雪盈尺，隐约露出两支蒲团；原来，竟是一具天然棋枰，确是风雅别饶。

晌午时分，悬崖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年约十六七岁的俊美少年。

他，剑眉星目，唇红齿白，举止潇洒脱俗，衣衫虽然破旧而气宇昂然。当他一眼瞥见悬崖边的古亭时，精神陡振，欢呼一声直奔过去。

“我找到了！我找到了！这一定是弄雪道人手谈之亭……咦？他人那里去了呢？”

“喂——弄雪道长！弄雪道长！”

他喊了一阵，没听到有反应，只得把棋盘和蒲团上的积雪拨掉，跌坐下位蒲团上，闭目调息起来。

约莫过了盞茶工夫，忽觉亭中变得温暖如春，睁眼一瞧，不觉惊叫一声——原来在对面蒲团上，不知什么时候起，已赫然盘膝坐着一位身材修长、面貌清奇的全真老道人。